

覺得煩，
其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如果猴子能感到厭煩，那麼牠們應該可以被當成人類。——歌德
諸神感到厭煩，因此造了人類。亞當因孤單而厭煩，於是有了夏娃。——齊克果
厭煩之所以可能，唯一的原因乃因一切事物各有其時。——海德格
厭煩離欲望並不遙遠：站在愉悅的岸邊望去，厭煩就是欲望。——巴特
受苦，卻感受不到痛苦；想得到某種事物，卻缺少欲望；
想要思考，卻欠缺理智。——佩索亞
除了永無止盡的此處，還有別處嗎？——貝克特
一切事物源自於厭煩。——杜思妥也夫斯基
人類的生命被來回丟擲於痛苦與厭煩之間。——叔本華
我可以用一個詞總結未來，這個詞就是厭煩。——巴拉德
當厭煩襲上心頭時，讓自己投身其中。讓厭煩榨乾你，
將你消磨殆盡，將你打到谷底。——布羅茨基
無法忍受厭煩的世代，是能力平庸的世代。——羅素
我喜歡無聊的事物。——沃荷
厭煩是一種優越的狀態。——蕭沅

已譯為19種語文，
風行全世界的哲普作品。

最近比較煩

——一個哲學思考

KJEDSOMHETENS FILOSOFI



哲學人

Lars
Svendsen

拉斯·史文德森 | 著
黃煜文 | 譯

交通大學外文系
助理教授

李家沂

輔仁大學哲學系
兼任副教授

陳俊輝 | 專文推薦



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 / 拉斯·史文德森 (Lars Svendsen) 著；黃煜文譯。
- 初版 - 台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9.02
面：公分。-- (哲學家；12)
譯目：Kjedsomhetens filosofi
ISBN 978-986-6472-13-8 (平裝)

1. 情緒 2. 頹喪

176.52

98000371

哲學家 12

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

原書書名 / Kjedsomhetens filosofi
作者 / 拉斯·史文德森 (Lars Svendsen)
譯者 / 黃煜文
企畫選書人 / 李尚遠
文字編輯 / 方佳俊
責任編輯 / 李尚遠

版權 / 林心紅
行銷業務 / 林彥伶、蘇魯屏
副總編輯 / 楊如玉
總經理 / 彭之琬
發行人 / 何飛鵬
法律顧問 /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 / 商周出版

台北市104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24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城邦讀書花園：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é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封面設計 / 李東記
排版 /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 / 韋懋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傳真：(02) 29156275

■2009年02月05日初版
■2009年04月02日初版3刷
定價240元

Printed in Taiwa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under the title Kjedsomhetens filosofi by Lars Fr. H. Svendsen

© Universitets Forlaget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

All rights reserved.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6472-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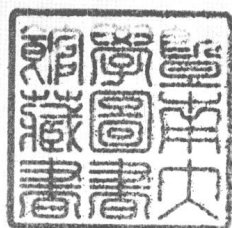
港台書

B842.6
201014

最近比較煩

——一個哲學思考

KJEDSOMHETTENS FILOSOFI



**Lars
Svendsen**

拉斯·史文德森 | 著

黃煜文 | 譯



蘇格拉底與桑提婆的和解

關永中

「蘇格拉底（Socrates）的老婆叫什麼名字？」魯汶一位老師竟然拿它做口試題目！

我愣住了。只好搶白一句：「這究竟跟哲學有什麼關連？」

所獲得的回應是：「總有一天你會明白我的用意！」

這事就此不了了之，我也沒有把它放在心上；直至有一天讀到威廉·魏施德（Wilhelm Weischedel）《通往哲學的後門階梯》（*Die philosophische Hintertreppe*）（台北：究竟，二〇〇二），四十三頁至四十五頁有關蘇格拉底與其妻桑提婆（Xanthippe）之間的摩擦時，才悟出其中要領：

世人只重視蘇格拉底之盛名，卻從來不曾為桑提婆著想過。一般輿論都指責她為悍婦，卻毫不介意蘇氏如何寡情地把髮妻趕離刑場！（“Phaedo” 60a）

兩個善良的靈魂；

一對不合的配偶。

夫妻心性發展不同步，那真是一件憾事！

說句公道話，桑提婆雖然脾氣大一些，到底不失為一位賢妻良母。她平日克勤克儉、任勞任怨，一手把孩子們帶大，並且還獨力支撐起家計。反之，蘇格拉底可曾盡過半點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

站在蘇氏立場，我們固然會聆聽到這樣的心聲：妳何必苦苦糾纏，不讓我去與志同道合的人探討真理！

站在桑提婆觀點，我們何嘗不體會到這樣的埋怨：你何苦不務正業、棄家不顧、終日遊手好閒，只管喋喋不休地與人空談！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如果蘇格拉底就此返家同聚天倫，蘇格拉底還會再是蘇格拉底嗎？柏拉圖（Plato）還能完成他的《對話錄》（*Dialogues*）嗎？後他而來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還能獲得造就嗎？試想西哲史缺少了蘇氏、柏氏、亞氏，那將會是怎樣的局面！

誠然，凡走上哲學不歸路的人，就有很高機率與親友產生張力；類似的劇碼在歷史上層出不窮：

——佛陀拋妻棄子，只為了悟道。

——瑪利亞說：「我兒，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
耶穌說：「你們為什麼尋找我？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路加福音二：48—49）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想到其家人，就指桑罵槐地說：「蘇格拉底找到一個他需要的妻子……事實上，是桑提婆不斷將他驅趕到他那獨特的職業裡去。」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拒絕了他曾苦苦追到手、而又在他面前下跪求饒的未婚妻雷琪娜（Regina Olsen）。

時至今日，相似的事件還繼續在你、我及親友身上複製。你不是耳熟能詳地聆聽到以下的評語嗎？

——你何苦放棄一份穩定的職業，而去追尋那些虛無飄渺的學問？

——醫科大門為你開啟你不進去，卻到哲學系鬼混！

——你畢業後有何出路？誰會聘用一個專事批判的哲學家？

其實故事的情節是可以有較圓滿的結局！桑提婆的抱怨，是可以轉變成唐吉訶德（Don Quixote）侍從的一句：「我喜歡上他！」關鍵只在於是否有溝通的管道，讓彼此明悉對方的立場，藉此達到互相諒解。如果我們無法一下子化解親友們的心結，至少也可以透過剖白

一己的使命來讓對方思索，藉此達成破冰的第一步。換句話說，目前的當務之急有三：

一、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任務

二、讓哲學家自己穩住陣腳

三、讓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

一、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任務——沒有人與生俱來就懂得哲學，甚至好學不倦之士也不一定與哲學投緣，一般市井之輩更毫不在意什麼叫哲學。不過，人生在世，早晚會遇到瓶頸，它叫我們不得不放慢生活的步伐來沉思宇宙人生；西哲稱之為對萬事萬物之驚異，國人稱之為憂患意識。人尤在困惑與挫敗中需要明智的導師指引。哲人就在向世人指點迷津上凸顯其重要性。他擔任先知角色，向世界宣示究極真理；而萬代都不缺乏他們的蹤影，只是他們的智慧在經歷歲月的洗禮後，已沉澱在文本中漸漸被人淡忘，而須等待我們重新挖掘。誠然，我們若能重溫歷代哲人的智慧，用現代人能瞭解的語言來翻譯及詮釋，將更能融入古聖先賢之對談，從中獲得開悟。有前人的思考作借鏡，我們可以有更穩健的基礎去探尋更博大、更精深的奧理，並與親友們切磋。在這裡，我們所欲強調的是：我們極端地需要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哲學經典來與同胞分享，藉此製造對談的機緣來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思想與任務，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瞥見真理的光輝。

二、讓哲學家自己穩住陣腳——退一步說，先知的呼聲不一定受廣大的群眾所歡迎；我們的努力不一定獲得滿意的回應。可以預期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慧根去聆聽湛深的哲理；萬一別人把我們的剖白當作耳邊風時，那該怎麼辦？聞說有一位宣教士在鬧市中宣道，路過的行人都沒有停下來聽講。於是有人問他說：「既然沒有人聽你的道理，你又何必繼續宣講？」宣教士的回答是：「至少它還能警醒著我去堅持自己的信仰。」類比地，哲學家在吐露其哲思的當兒，除了向他人傳遞真理的訊息外，尚且為自己穩住陣腳，以免被世俗所同化。誠然，當我們在傳述歷代名家之學，或討論著名典籍，或提出個人見解之時，即使獲取不到理想的迴響，也至少能保住自己的信念，能提醒自己去與古聖先賢精神遙契，以融入真理的康莊大道。為此，我們需要不斷地進修、研討與沉思，以求充實自己。如此一來，更多的哲學作品有一再接受翻譯、詮釋與研讀的必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有投身哲學反思與提供研究心得的需求；更多的邂逅、對談、溝通、講授有進行的價值。

三、讓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哲學的探討、典籍的交流、名著的詮釋與重譯，可導致關懷哲學的同道彼此拉近距離，直至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向心力，共同向著智慧之途邁進。的確，當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心靈聯繫一致，將會共同綻放出龐大的光與力，就如同各家各戶都點燃起明燈之際，周遭的環境就會被照亮，在旁的人也會被感染而沾得其益。只要點

燈的人超出於熄燈的人，則世界將會是光輝燦爛的。誠然，有志追尋真理者不在少數：其中有渴望真道而苦無門路者，有尋得門徑卻苦無良師帶領者，有獲得良師益友指引而礙於環境的桎梏者，有時機成熟而正在邁向真光且一日千里地進步者。他們很可能就在你、我的身旁，只是暫時沒有人振臂一呼而無從被召集在一起而已。假如我們能提供更多研討哲理的機緣、出版更多有價值的典籍、刷新更多重要的翻譯、開啟更多被忽略的文本，則一股清流將被引發，世人將深受其衝擊，以致「若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欣聞商周出版提出「哲學家」系列出書計畫，內含哲學家原典翻譯、哲人傳記介紹、哲學專題論述、國內外學者研究心得等，藉此凸顯哲學智慧的明燈，讓我們能向著真理之光邁進，達致向世人傳達真道，給同道凝聚向心力，使哲學家自我激勵而穩走「正知」、「正行」、「正果」。世人早已對粗俗的言論感到厭煩，此時我們更需要有哲學的先知出而傳播喜訊，讓蘇格拉底與桑提婆之間的疏離可以獲得彌補。誠然，如果蘇氏有足夠的管道與時間去與桑提婆溝通，桑提婆也不至於對蘇氏如此地不諒解。類比地，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推出更多寶貴的哲學典籍以作溝通工具，使之更普遍化地流傳於市面，讓普羅大眾都可以人手一卷，則很多心結都可以冰釋、很多融通都可以促進、很多隔閡都可以掃除、很多疑慮都可以釐清；到時東方可與西方邂逅、靜觀可與思辯連貫、古典可與當代融通、歐陸可與英

美對談、主婦可與哲人默契、桑提婆可與蘇格拉底和解。我們展望著一個大團圓的遠景，而商周「哲學人」至少已經踏出了珍貴的第一步，我們為此而感到慶幸與期待。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厭煩與生之困難

李家沂

厭煩，一種很日常性的情緒樣態。大概每個人或多或少總會在某個時刻，對某事或某人感到厭煩，對自己或世界感到厭煩，甚至沒來由的就是覺得厭煩，厭煩不知到底是針對什麼，或為了什麼而感到厭煩。

當然，這樣的時刻其實沒有想像來得多。畢竟當代社會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通常聽到的例子，反而是事情多得做不完，忙得時間不夠用，根本沒空厭煩。若再考慮當代科技架構下，情報資訊的滲透，與消費媒體的氾濫，簡單來說，想要殺掉不論空出來再怎麼大片，那遙邇緩移的閒賴時間，不乏無事可做，也不會無法可想。反倒是殺時間常殺到沒時間。要長時間停留在厭煩情緒裡，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反過來看，這樣子瘋狂的想盡辦法去殺時間，像是透過不同科技媒體的形式，尋求更強更刺激的麻藥配方，以電擊活化要死不活的閒時，或讓時間消逝於無形，或許正揭露了，我們其實不斷在逃避自己時間性的存在裡，一種非常根本的厭煩狀態。就像我們不斷用語言

建構意義，是因為要一直逃避去面對語言系統根本的無意義性。就像我們總是把死亡看作身外之物，這樣才能夠逃避生之困難的焦慮。

如果說哲學家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大概就是喜歡這樣反過來看。至少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是如此。他對於人存有樣態的現象學考察，大抵便是從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卻常遭忽略的一般感受性出發，由此漸層深入人的存有、世界本身，以及身處這個世界其他的人與事物，這三者結構上的關係。

若簡略言之，這個關係是建立在我們生活實踐裡的關切之情，因為這樣的關切介入，世界所以是一個世界，而裡頭的他人與他物，也才取得了這個世界的屬性。但也因為世界裡早有他人與他物，也早已是一個世界，我們必然需透過生活實踐產生的關切介入，才取得了存有的位置與意義。這三者，對海德格而言，是等質齊觀，無所謂主從或先後。

但問題是，我們介入世界的關切之情，卻伴隨著危險，會讓我們深陷世界他人他物構築的意義網絡，會過度安於日常性，而忘掉了存在的根本樣態，乃是所謂的「在彼」（Da-sein，本書譯者譯為「此在」），而非「在此」，非僅只是在這個世界，在當下在這裡，而更是在彼時在那裡。或許這兒有些宗教暗示，但海德格對於所謂的來生來世，倒是沒有太多關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無關乎宗教組織或宗教信仰的宗教性（religiousness

without religion)，應是比較貼切的說法，點出了「在彼」的時間性樣態。

但要如何記起來「在彼」？其實無須藉助理論思辨，日常生活的感受性已有入手之處，只是我們都太快忽略也太急於逃避。其中兩種感受性是海德格考察的重點，一是（對死亡的）焦慮，二則是厭煩。簡單來說，若能夠不急於弭除焦慮，不急著亂殺時間，在這兩種感受性裡停得夠久的話，我們瞬間切斷了與世界日常性意義的連繫，被留置於一片荒原，但在這莽莽之中，人的可能性才得以顯現。於是我們瞭解到存在不是只有在這裡在此刻，只有這個可能，而是可以在那裡在別的時刻，可以有其他更多的可能。也因此，人可以（暫時）脫離世界性時間向度的禁錮（temporalized），不受制於已經藍圖化的未來（future），而讓時間起跑（temporalizing），跑出未來的向度（the futural）。存在的自由，人的自由，也於此瞬間顯現。

但沒有人說，自由是快樂的。自由永遠都是一種重擔，都是生之困難所在。

這個「在彼」的荒原，是拋棄了浪漫主義的自我概念留下的榛莽。人之所以自由，正因為沒有所謂的自我，沒有世界性日常意義的自我。只有拋棄了對這種自我的信仰，才能重返自由。就這點來說，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謂當代思想乃是穿越毫無人跡的世界，是對的，如果這裡所謂的「人」，是有自我的人。海德格哲學的破壞性，也奠基於此。

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Kjedsomhetens filosofi*），對於厭

煩的考察可以說比海德格來得多，但也來得少。史文德森自敘無意進行繁複的哲學論證，而以隨筆形式從文學、哲學，甚至神學，以及流行文化領域，交互參照，出入往返，來描述厭煩的文化現象。這是比海德格來得更多之處。畢竟海德格雖認為「詩」與「思」為一體兩面，但著作中除了對幾位詩人作品稍有著墨外，少見豐富的文學文化文本探究。而且海德格解詩，通常是越解越神祕，讓人越讀越糊塗。史文德森這點便做得很好，特別第二章裡，處理《美國殺人魔》(American Psycho)和《超速性追緝》(Crash)的部份，頗有驚豔之感。前者套句作者談海德格時的用語，很有「將原本卑微、骯髒、痛苦或邪惡的事物重新改寫成宏偉事物」的味道，後者則是貼切的觸及人對於科技（器械）的依賴與迷戀，其中暗示的厭煩與虛無狀態，相當具有時代的迫切性。

但比海德格來得少之處，自然是第三章處理海德格對厭煩的考察這部份，或許限於篇幅，略嫌簡略，且受隨筆形式影響，點與點之間，跳躍得有些厲害。第二章相對來說，篇幅較長，處理得也較為完整，閱讀起來很是精彩。海德格對於厭煩的論述，是他於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間的課程講述內容，成書後近九十頁之多，本就不易予以簡述。史文德森這部份寫得有守有據，可適切作為進入海德格這部份想法的踏石，但仍很推薦閱讀海德格原本的講稿。畢竟海德格授課，是出了名的語言魔術師，常領著學生從一般性的日常經驗出發，卻把

人帶到了會昏頭轉向的意想不到之境，因此閱其稿，多少可親炙這種趣味之處。而且上課畢竟不是寫書，讀起來也親切許多。相較之下，史文德森這部份，反較艱澀。

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在《物理與哲學》(Physik und Philosophie) 書中，談到當代量子論對於基本粒子的瞭解，最終觸及一個根本的問題，要如何描述原子？如何能夠描述原子？數學符號的構式，最後導出的是傳統邏輯論的不足，而語言本身的不確定性，卻呼應了描述原子或基本粒子時，必然得出的結果。這些基本物質，並不比一般日常生活裡的種種現象來得更真，它們並非真實的事實或實存。由這些粒子構築的世界，只是可能性與潛向性的世界，並非一個比較真實的世界。

如果像原子這種一般以為不應該有任何模糊曖昧之處，而且似乎可以付諸精確觀測的事物，最終都如此難以描述，更何況不屬於概念理則範疇的厭煩之情。史文德森《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撇開其不願步隨傳統哲學論述形式的哲學性宣示，的確是一則不會令人不滿意的漂亮嘗試，嘗試去描述厭煩，並證明厭煩是能夠描述，而且應該要去描述。因為厭煩，就某種程度而言，乃是人與世界，以及與世界裡的他者，重要且根本的接觸介面。

本文作者為交通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專文推薦〉

厭煩啊！適應乎？

——反思生命暨透視自我的一個題材

陳俊輝

西洋近代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家黑格爾（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 1770-1831）曾說：「哲學的開端，即是一個假定。」（《黑格爾的小邏輯》〔*Wissenschaft der Logik*〕·〈導言〉）黑格爾的一位學生，當代丹麥的存在哲學家暨神學家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本書譯者譯為齊克果），也曾表示：「每一種哲學，是自然而然始自一項預設，也終止於這樣的預設。」（《論反諷的概念——特別參考蘇格拉底》〔*Om Begrebet Ironi med stødigt Hensyn til Sokrates*〕，部I）從這兩位哲人的學術觀點來看，挪威卑爾根大學史文德森的大作《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儼然是可鑲嵌在黑、祁二氏的哲學認知的間架上（姑且不論他們的見解是否確當）：對厭煩哲學的探討，總要假定或預設世上（尤指：世人）確有「厭煩」存在；而隨後的析論，也將終止在這個假設上，不管人們究竟是在探討它的現象，還是它的本質。豈不是？作者就有這般的見地：「厭煩是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是生命本身的重

厭煩啊！適應乎？——反思生命暨透視自我的一個題材